



现存各版本《高邮州志人物志》中,对医界名人未单独编类,而是散见于《方伎》或《艺术》中,记述的医界名人最早仅始于明代。

这显然有疏漏,与高邮医史不合。秦观《淮海集》中收录《医者》和《赠医者邹放》二诗,都是题赠北宋高邮名医邹放的。《赠医者邹放》诗云:

邹子本淮海,弱龄加讨论。

岐扁逢卷中,遂知百病先。

被秦观尊称为“邹子”的医者邹放是“淮海”即高邮人,年少之时就精读医学经典,遂成名医,并扬名京师:

往岁游京室,公侯纷荐延。

国工不敢妒,遣儿求执鞭。

早年他在京师行医,王公大臣纷纷慕名延请,太医院的“国工”们也刮目相看,许多人家的子弟希望拜入其门下,可谓名重当时。邹放天性淡泊,不慕名利,晚岁返回故里行医:

晚弃本州役,青衫鬓萧然。

临衢开大肆,旁午送金钱。

“肆”者店铺也,“旁午”者纵横交错、四面八方也,可知邹放退居高邮,名闻乡里,其医馆门庭若市。

嗣子颇不凡,文场早周旋。

行期拾青紫,善积神所怜。

“青紫”本为古时公卿绶带的颜色,代指高官显爵。诗歌称赞邹放儿子才华出众,金榜题名指日可待,而这是邹家厚积善行所致。诗歌约作于熙宁末年至元丰初年(1077—1078)乡居期间,秦观曾友参寥子与之从游,寄宿高邮乾明寺。《宿乾明》诗云:

五更风雨闹秋堂,梦断篝灯尚有光。

明日又为湖上客,船头云水正茫茫。

参寥子本名潜,苏东坡为之改名道潜,号参寥,人多称参寥子,谢世后朝廷赐号妙总大师。他一度卧病乾明寺,延请邹放诊治。病愈后邹放不肯收取诊金,只求取一诗。参寥子是著名诗僧,“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称之为“眉山公之客,而少游氏之友也。释门之表,士林之友,而诗苑之英也”(《送参寥序》),当即赋《赠邹医》诗云:

君不见宋清市药长安西,众工就取资刀圭。

疵痼疾病一皆往,所应不必黄金贖。诗歌开头将邹放比作唐代长安著名医工宋清。柳宗元专门写过一篇《宋清传》,记述宋清“居善药”,药材好,且制作精良,生了病了疮的人都纷纷找他治疗。他医者仁心,“贫士请药,常多折券,人有急难,倾财救之,故有义声于京师。”诗歌简略记述了邹放为重京师及返乡行医的生平事迹,对邹放为其治病以及不肯收取诊金之事,记述尤为生动有趣:

怜余寝瘵古佛刹,每辱珍剂相扶携。

倾囊倒囊愿为赠,唯有圆蒲并杖藜。

君闻掉头不我顾,止索诗向光衡圭。

“寝瘵”即卧病之意。参寥子想付诊金,然囊中羞涩,“唯有圆蒲并杖藜”;邹放呢,才听参寥说要付诊金,掉头就走,连连说:“不可,不可,大师若肯题诗一首,邹某心愿足矣!”在邹放,得到有“诗苑之英”美誉的诗僧亲笔题诗,自是“蓬华”生辉;在参

家乡的油菜花,只要空一点的地方都被它占满,田埂上、沟渠旁、房前屋后……这儿一簇,那儿一片。绿油油的麦苗、粉红的桃花、金黄的油菜花,仿佛一个调色板,给经历整个萧瑟冬天的田野带来了生命的力量。

油菜花挤挤挨挨,随风摇曳,花香四溢,引得蜜蜂围着上下翻飞!上学的小伙伴们经常在油菜花丛中逗留,为的是逮上几只蜜蜂,吃它刚刚采到的花蜜。千万不要责怪这些孩子们,他们毕竟是好奇的,也是嘴馋的。你还没看见他们狼狈的模样哩,鞋子湿了,头上、手上、衣服上、书包上到处落满了油菜花的粉,黄黄的,怎么掸也掸不掉,回家少不了要挨父母的一顿训斥呢。

阳光明媚的时候,一些爱美的村姑会跑到油菜花田里来照相。农村

## 北宋名医邹放

□ 许伟忠

寥子,病体康复,心情愉悦,题诗一首,岂不快哉!而秦观,参寥子患病,他大约一直陪伴在身边,偶尔也留宿寺中,有《宿乾明方丈》诗为证。此时,邹放当然不肯错过机会,恳请他题诗一首,也算是一个赞助吧。秦观《赠邹医》末句云:“因君乞诗置屋轩,聊复援笔赋本根。”十分清楚地道出了作诗的缘故。

如果说,秦观与参寥的诗歌对邹放行医扬名京城,还只限于一般性的概述,那么另一位也很有名气的诗人则记述了邹放在京城急人所难的一个实例,十分难能可贵。韩驹(1080~1135)字子苍,号牟阳,学者称陵阳先生,北宋末南宋初江西诗派诗人、诗论家,对秦观诗词有研究并有独到见解,著有《陵阳集》四卷传世。徽宗宣和五年(1123)除秘书少监,六年迁中书舍人兼修国史,《宋史》有传。韩驹《赠邹医》诗一首,据考证大约为崇宁五年(1106)后一段时间。其时他尚未中第,滞留京师,生活困顿。诗云:

华佗一卷世不留,玉函三十龙宫收。

奇方异诀上帝求,稚川肘后真悠悠。

东京仲景儒医流,韵疏思密岂自由,

妙技乃与俞跗侔。

诗中提到的华佗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民间视之为神医;稚川是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仲景即被后人尊为“医圣”的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俞跗相传是黄帝的臣子,上古医家,擅长外科手术。韩驹历举了中华医药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而诗句“后来继之有髯邹”,盛赞邹放是中华名医的传人。“髯邹”二字,十分简洁形象地描写出邹放是一个“美髯公”。邹放此次当是重游京师,诗句“曷来游梁自高邮”,点明了这位医者来自高邮。

我穷羁旅古汴沟,有妇抱病柴门幽,巫医百请不领头。卒然邀君为停辔,决去沉痾如决疣。自言不取千金酬,只求一诗当琳璆。高风绝艺两罕俦,我才不迨前人羞。祝君尚壮勉勿休,自致名誉倾公侯。

体会诗意,患病之人正是韩驹之妻。此时不是韩驹升迁荣耀之日,而是困厄京城、“抱病柴门”之时。遍请巫医却无人肯来,大约是担心病者难治,或嫌其家贫付不起诊金吧。“辔”者车马也,唯邹放应邀,慨然应允,停车下马,手到病除。“决去沉痾如决疣”,治愈重病如同去除皮肤上赘疣一般的轻松,其医术何等精湛!此时的韩驹虽有才名,然并非誉满天下的名士,手头困窘,心中感激邹放却付不起足够的诊金。邹放十分坦然,谦虚地求取一诗“当琳璆”。“琳璆”亦作琳球,本指美玉或玉器撞击声,比喻优秀人物或优美诗文。韩驹自是感激不已,“高风绝艺两罕俦”,赞颂邹放救人急难,不取报酬,德艺双馨,罕有匹。韩驹诗歌流传至今,与秦观、参寥诗歌一道,让后人看到了一个形象充实而又丰满的宋代名医邹放。

## 油菜花

□ 谢文龙

人谁没看过油菜花呢?谁又会在意它呢?看到那些女人搔首弄姿的样子,就有人议论起来。红色的长大衣、黄色的油菜花、俊俏的脸蛋,怎么不是一幅美妙的画卷呢。勤劳纯朴的乡亲们哪,你们对美究竟有多么的麻木!

油菜花开了,天气就暖和了起来。风柔柔的,空气中弥漫着万物生长的味道,让人禁不住放肆地、贪婪地呼吸着。大人孩子纷纷脱下臃肿的棉衣,仿佛卸下一副挑了很久的重担,整个人顿时轻盈了起来。走路变快了,说话的声音也更响亮了,好像跟着拔节的麦苗一起生长了。

不要怪乡亲们不懂得欣赏油菜花的美,这时候他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呢。理墒、除草、治虫、下秧……一样不能耽误!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哩。

我1960年高邮师范毕业,分配在高邮师范附小(现第一小学)工作。这是一所绿树环绕,鸟语花香,环境优美的学校。虽地处市区中心,但没有城市的喧闹,只有孩子们琅琅的书声和课间嬉闹的欢笑,是一个适宜读书学习的好地方。

学校有南北两个校门,南门是学校的大门,北门只有在放学时才开。上学时,师生都习惯从南门传达室西边的耳门进。一进门,迎面就是一面一人高的穿衣镜,以便师生照镜子整衣冠,这是学校潜移默化地对师生进行礼仪教育。

学校由南向北分成前中后三个区域,一条砖铺的走道从前贯串到后,把三个区域连成一个整体。从南门进校后,砖路两边是操场,操场东西两侧沿学校围墙栽着一行六七米高的青榆树。青榆树粗壮挺拔,气势非凡。每年四五月间榆钱成熟了,像无数只黄色的小蝴蝶在校园飞舞,吸引着学生们追逐嬉笑。经过一个古色古香的圆门,便进入了学校的中部区域。砖路两旁各有一个相互对称的花圃,栽着半人高的天竹和修长的水竹。秋天天竹果成熟了,一串串像红玛瑙缀满枝头,煞是好看。迎面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这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楼上下各有两个教室。大楼东西两端各有一个类似北京四合院的院落,院南北两侧各有两个教室和一个办公室。中部区域主要是中高年级学生的教学和活动场所。

学校大楼北面栽着四棵和楼房等高的梧桐树,树干粗壮,枝叶繁茂,郁郁葱葱,成了麻雀、喜鹊、白头翁等鸟儿筑巢和栖息的家园。白天,这些鸟儿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傍晚,这些鸟儿又不知从什么地方飞了回来,叽叽喳喳,争鸣不休。这时,你若从梧桐树下走过可要小心喽,稍不留神,一团白色的鸟粪从天而降,会弄得你狼狈不堪,又哭笑不得。秋天梧桐籽成熟了,像无数小降落伞随着秋风飞舞,别有一番情趣。再往后走,一排办公用房是学校的中枢所在。中间是大办公室兼会议室,东西各有一个小办公室是校长室和教导处。办公室前面有两个对称的如意形的花坛,栽着月季、美人蕉、夹竹桃等花木。办公室两侧是冬青树环绕着的学生气象站和农场。高年级每班都有一块条状的菜地,种些青菜、菠菜、大椒、西红柿什么的。每天下午放学后,学生就轮流到这里来浇水施肥,忙得热火朝天。学生种的蔬菜就卖给学校的教师食堂,收入作班费用。大办公室北门外是一块水泥井台,中间有一口古井,年代久远,青石井栏四周满是井绳拉磨的道道沟槽。1965年春天,时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先生回乡探亲,特地到县委负责同志陪同下来母校看这口古井。故地重游,感慨万千。他深情地对我们青年教师讲,他童年在一小上学,下午放学后都要到这儿来打水洒扫教室,抹课桌椅。并讲小学教师很光荣,小学教育很重要,勉励我们要教书育人,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国家和家长们的殷切期望。

从井台向北走,就进入了低年级的教学和

## 六十年代初期的第一小学

□ 夏志强

种着近二十株葡萄,一个高约三米的葡萄架覆盖着整条砖道。手臂粗的葡萄藤从两侧蜿蜒向上攀爬,虬枝纵横交错,枝叶把葡萄架遮盖得严严实实,夏天走在葡萄架下感到特别清凉舒畅。葡萄成熟时,一串串从上面挂下来,绿的,红的,紫的,像一串串彩色灯泡,无比靓丽。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物资极其匮乏,水果店偶尔卖萝卜,也要排好长时间队才能买到一两个。面对色艳果甜的串串葡萄,师生们经常在葡萄架下走过,绝没有一个人伸手摘一颗。由此可见一小师生高尚的思想品德和优良的行为习惯。

那时,我和城北小学、新巷小学是邮城三所规模较大的学校。小学部是三轨十八个班,每班学生45人到50人不等,加上两个幼儿班,学生总人数在千名之内。生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高邮县政府和入武部两个大院内的干部子女,中市区附近的居民子女,西菜园、南菜园和公园一带的园民子女。学校当时有正副校长各一人,教导主任一人,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一人,总务主任一人(兼电工、学校食堂事务长、花木管理员),会计一人。教师四十多人,其中高等学历的两人,大部分是高邮师范初师和中师毕业生,还有少数是解放前就参加教育工作的老同志。

时任校长邹瑛,是高邮教育界知名的女强人。她性格豪放直爽,讲话简短有力,处事干脆果断,连走路都是风风火火的。我们都很敬畏她,其实,她是位外刚内柔,关心教师的好领导。

文教局领导很重视一小教师的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每年从高邮师范应届毕业生中挑选一至三名优秀生留在一小,对个别不称职的教师则坚决调离。那时文教局机关就在百岁巷内,局领导来我校布置或检查工作,不用骑车,步行十多分钟就到了。来了就随便听听课,有时是走马看花地站在教室窗外听几分钟,有时拿一条板凳坐在教室后面听到下课。我们也习以为常了,总之一要时刻准备着,备课、上课、批改作业来不得半点含糊。

斗转星移,日月如梭,一瞬间,五十多年过去了。回想起当年在一小的工作情况,历历在目,难以忘怀。遗憾的是作为老一小标志的砖木结构的教学楼拆了,百年古井填了,梧桐树锯掉了。深受师生敬爱的邹瑛校长、周慧娟校长和一些当时在高邮教育界享有盛誉的范冠英、张锦桂、王勃、王荫棠、张棣泉等老教师也都先后辞世了。

啊!第一小学,有着一百二十多年悠久历史,为国家培养了夏书章、孙云铸、沈亦珍、孙本旺、徐平羽、周尔钧、秦华孙、赵厚麟、陈刚等众多俊杰英才的第一小学,我深深地挚爱着您。我为您辉煌的昨天自豪,我为您奋进的今天讴歌,我为您灿烂的明天祝福!

这里说的“唱”是农民唱的小调,不是那个叫“rap”的源于黑人的“说唱”。

乡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到头不得闲。挑担子时打号子,“哼吆喝哉,哼吆喝哉,小大娘哉,歪歪哉咪”,没结婚的少年出不了口,只得闷头“哼吆喝,哼吆喝”。插秧号子就丰富得多,其实就是“唱”了。“格铛哉……”声音拖得老长,“我跟姐姐隔芦芭,姐姐爱我我爱她,姐姐夸我人品好,我爱姐姐会当家,啊呀我的好姐姐,拆掉芦芭我们并一家。”一个人领唱,想和一声的随便。也有泼辣的婆娘来段“春唱”,“高高田埂一脚翘,一脚踩到个剃头刀,爹爹说拿它刮胡子,奶奶要拿它刮刮毛。”“这个女人家不得好!”一阵笑骂。未出门的姑娘抿着嘴,不笑,脸憋得通红。

唱得最多的是踩水车的时候,有讲头,叫“踩锣鼓车,唱‘唱’”。

水车一般就两种,四个人踩的叫四人轴,六个人踩的叫六人轴,大小不同而已。四人或六人站在车拐上,前面架着一根横木,叫车担棒,两个膀子趴在车担棒上,两条腿作爬坡状,水车越转越快,河里的水哗啦啦被提到田里。几个少年麻木,上去一顿飞踩,不一会就喘粗气腿打软。这个活不能玩蛮力,蹬一下是一下,把车“悠”起来,水来得快,还又省劲。

一两个钟头换一班人,生活不算重。但从早到晚,撇着个屁股,像个癞大鼓(癞蛤蟆)趴着,很是无聊。怎么办呢?唱“唱”!

车担棒一头挂面锣,一头绑只鼓。锣鼓一响,唱起来。

讲究的唱《打老龙》,龙王爷不下雨,害得人踩水车,

## 说“唱”

□ 居述明

只有三儿子生得好,帽子一除碗大个疤;娶了三房好媳妇,身上一样也不差,大媳妇是个连疮腿,二媳妇是个腿连疮,只有三媳妇生得好,身上不离粘棉花。”大家一起望着刘家弟兄,“大爷子,你把个水瓶放哪里了?”老大不“护头”,“放嘛(那)头了,小炮子哉。”老二,帽子一年戴到头,容易“危险”,没人跟他开玩笑。

干部的玩笑一般不得人敢开。干部有权,记工分、分粮、分草都在他们手上。尤其是1960年左右,农活还是那样干,突然粮食就不够吃了。后来叫“三年自然灾害”,归结于“自然”,归结于“天”,人就容易妥协了。

老张的老子放牛,那个时候老张才十几岁,一天,牛丢了,找到黑没找到。老老张没办法,捧个碗去食堂打粥,管食堂的老梁一把夺下碗,“把牛找家来,再吃。”老老张望望食堂墙上的标语,石灰水刷的,“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牙没敢龇,找牛去了。第二天老张去找老子,老子倒在河坎下,口袋里两个青蚕豆角子。

庄上饿死的又不是老老张一个,有什么办法呢?

有时候干部不在场,有胆大的也编几句唱,“太阳出来红彤彤,干部奶奶不上工,煮个粥来裂大缝,煮个饭来散草草,买个疙瘩半斤重……”干部家里有粥有饭,也不瞒人。大家背后说两句,互相咬死,“此谈此了”,事后概不认账。

那个时候的人纯。的确。